

人世间

家的味道

于鸿丽

老公新买了一个电饭煲，陶瓷胆，小容量，火力慢，用来炖肉、煮粥，慢火煨炖，味道比普通的压力锅要好上十倍百倍。上班前，锅里放上小米、红豆、薏米、枸杞、大枣等，预约定时，晚上回来，满屋飘着香香甜甜、软软糯糯的粥味。

老公夸张地用鼻子闻，骄傲地咧着嘴傻笑：“真香！有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这个词一下子触动了我，心里温暖了许久，思绪也飞向了那渐行渐远的记忆。

小时候，家里穷，娘总能想方设法变换着花样给我们“变”出好吃的。春天的荠菜，葱蒜爆锅后，撒上豆面，便是色香味俱全的“小豆沫”；夏天，一炸长的小鱼，裹上玉米面煎出来，黄灿灿地透着鲜亮；秋天，鲜嫩的玉米棒子，放在灶膛里烤熟，黑乎乎、香喷喷的；冬天，白菜炖粉条子，再加上几个肉丸子，便让我们欢喜好半天。每到冬天夜长的时候，爹总会趁着晚上给人家打家具、门窗等，挣些钱贴补家用。这时候，娘会想方设法炒上一些油炒面，说是给爹晚上喝，补身子。于是，这段时间成了我们几个“馋孩子”最盼望的，往往是秋天刚过，刚收了玉米种上麦子，我们便开始缠着娘问什么时候做油炒面。那时候，家里一年也分不上几斤花生油，娘总是买来一些猪油脂炼成荤油用来做油炒面。娘一手摁在灶台上，一手不停地翻炒，小心翼翼地，腰都不敢直一直，生怕炒糊了。我们兄妹几个围在灶台边，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娘翻动的铲子，望着锅里有点泛黄的炒面，时不时地咽下涌上的口水。面炒好了，娘拌上一些糖，这对于我们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人间美食。我们颤巍巍地舀上一两勺，生怕油炒面从勺里洒出来，然后倒进碗里，用开水一冲，香香的、甜甜的、滑滑的，含一口在嘴里，又香又甜，唇齿留香，沁人心脾！

那时候，家的味道，是娘的味道，是柴草燃烧的烟火味，是爹的木匠屋里淡黄色刨花散发出的木头清香……

长大后，成了家，有了孩子，家的味道变成了柴米油盐，变成了丈夫孩子。老公很疼我和孩子，好吃的东西总是先尽着我们吃。吃鱼时，他会先吃掉鱼头、鱼肚、鱼尾，把鲜嫩刺少的鱼肉留给我们；我不爱吃肥肉，他会从一大片的五花肉上拣出那点瘦肉留给我，我也会剥个虾、夹个菜放在他的碗里。孩子小的时候，不爱吃饭，长得像豆芽菜一样弱不禁风，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我像娘当年一样变换着花样为孩子烹制可口的饭菜，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我竟学会煎炸烹煮，为了孩子营养均衡，我学会了食材搭配，至今婆婆还常常念叨我包的饺子，有胡萝卜、木耳、瘦肉、虾皮等二十多种食材。

那时候，家的味道，是一栋小小的房子、一米温暖的阳光、一家人的甜蜜欢笑，还有晚归中一盏留给彼此的灯……

记得那年，我得了很严重的病。当刺耳的磁共振一次次在耳边轰鸣时，我平静的生活和所有对生活、对未来的憧憬被打碎了。我悄悄地以泪洗面，偷偷地给娘和女儿留下一笔“遗产”，但每天依旧满面春风、精神抖擞地面对工作，骨子里的傲娇和倔强让我从不向生活低头，也不会以柔弱甚或卑微博取他人的同情。刚开始服药时，从一片药的四分之一开始。这小小的四分之一的药片，摧残着我的身心甚至是我的意志，恶心、呕吐、头晕、目眩，这些都是药物的副作用。每天我的胃都翻江倒海般难受，脑袋也是晕乎乎、沉甸甸的，更难受、更受伤的是自己的心，因为我难以接受生病的事实。于是，执拗得近乎偏执的我开始拒绝服药、拒绝治疗。老公承揽了所有的家务，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开导我，陪我来往于青岛、北京等地的医院就诊。服药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各项指标都糟糕透顶，脸色蜡黄，医生建议我用中药调理。那时正值盛夏，每天下班后老公都忙于熬制中药。室外热浪阵阵，厨房里蒸笼一般，砂锅里的中药咕嘟咕嘟地冒着小泡，下面的火苗不安分地跳着舞，老公一会儿搅拌一下中药，一会儿看看时间，一会儿用手抹一把脸上的汗珠。为了防止厨房里的中药味飘到客厅诱发我恶心呕吐，他拉上厨房的门，厨房里的温度可想而知，我劝他到客厅凉快凉快，他生怕药熬干了，执意不肯离开，还故作轻松地说：“一点也不热。”望着他脸上淌下的汗，我的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酸楚，赶紧转过脸，抽身回到客厅，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夺眶而出。

那时候，家的味道，是难闻的中药里炖出的暖暖回味，是回味里飘出的温馨深情，是不离不弃的深情守候……

三毛说：“家，是一个人点着一盏灯在等你的地方。”家的味道是油盐酱醋的味道，是炒菜的味道，是烟火的味道，是让人远行千里而恋恋思归的味道。它因爱的绵延不绝而发酵，随时光的深情而越发浓重。它是亲情的告白，是爱的定格，是心灵的港湾。

苹果情

戴发利

又是一年苹果收获时。

蓝天白云之下的金秋季节，在我的老家几乎是一片苹果的海洋。树上挂着的、地里筐子装着的、路上三轮车拉的、公路边冷库门前摆放的都是苹果。

太阳总是明晃晃的，照耀着泛着红彤彤、明亮亮光泽的苹果，世间的一切仿佛也都变红了。

此时的苹果，在我的眼里已不是苹果，而是生活。对于家乡的父老来说，苹果，承载着他们无尽的生活期冀。

四季轮回，春夏秋冬，他们把身子全都扑在了那片果园里。春天里的花、秋天里的果，是他们这一年悉心守候的全部希望。怕春寒、怕冰雹、怕旱涝、怕病害，也怕苹果磕碰，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苹果捧在手心里。

为了让苹果长得大、长得好、长得鲜艳，春天要疏掉过于密集的果，留下果实生长的足够空间，然后再给幼果套上纸袋，保护幼果不受风雨、虫害侵蚀，等果实采摘前一个月，把纸袋摘下，让苹果粉嫩的肌肤接受秋日阳光的照耀，使其迅速涂上一层漂亮的红颜。

纸袋几乎成了苹果种植最重要的手段。我的乡亲懂得用纸袋费心费力地呵护苹果，而对于自己那双粗糙的手、那张粗糙的脸却从不知爱护一下。

纸袋也成了衡量一年劳动成果、一年收入最重要的标准。若问他家有多少苹果，他不说有几亩地、几棵树，而是说今年套了多少纸袋——有的家套了10万个纸袋，有的家套了7万个纸袋。因为有一个纸袋，将来就会有一个成品果，一年下来苹果能卖多少钱，取决于纸袋造就了多少个成品果。

在市场面前，他们早就懂得了品质好才能卖价高的道理。苹果按直径分为85、80、75、70等，再大的叫85以上，等级越高卖得越贵，那些残次的被称为“落地果”就便宜多了。

伴随着果树种植应运而生的沿着公路、村头密集遍布的冷库。乡亲们开着三轮车把苹果送到冷库，按照等级分拣出来入库储存，付上储存费，回家等着从各地来的商贩，什么时候有一个满意的价格再卖掉。

忙活了一年，就等着苹果成交收钱了，去掉化肥、农药、纸袋以及请人套袋摘袋等费用，剩下的就是一家人一年在地里劳作的收入。

他们种苹果，自己却很少吃苹果。对于他们来说，那不是餐前餐后的水果，而是一家人生活的依靠。行情好、收入高的年景，他们并不喜形于色，只是含蓄地流露着满意，庆幸又是一个丰年；行情不好、收入低的年景，他们有失望、有愁怨，但来年还是勤勤恳恳地忙活，他们不会轻易地抛弃果树。

现在种果树的人，年龄逐渐都大了，他们年轻时就与果树打上了交道，一干就是一辈子。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但年轻人盼望更广阔的世界，不再像父辈那样生活。他们靠着果树，供孩子外出上学、给孩子在城里买房安家。他们就这样干着，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

春节回乡，在餐桌上的聚会，他们的话题离不开苹果，去年有什么经验教训，今年准备怎么干等等，最后总要来一句“吃完十五的饺子，就开始搭上头、干起来”！

诗歌港

在海边

徐修强

走在山海间
如一缕风，滑过指尖
落向低处，如一滴水
在无垠的蓝色里
辽阔纯粹，走向沙滩
品味浪花的爱情
慧眼拾贝
涂鸭潦草的人生
或者做一尾鱼，一叶扁舟
在一首诗里栖居
累了，就上岸
做一位钓鱼人
钓鱼，也钓浪花
饵料是放生的自己

黄昏与酒(外一首)

林启东

黄昏 你送给我贴身的布袋
布袋中装满了橘黄的温柔
你依偎着我
像天空依偎着繁星

四季来了又走了
丢弃的心在寻找人间的繁荣
在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山河日月都是我的贺咏

借一缕香风吹来清明
端起餐桌上的一杯酒
高高举起的是人生
轻轻放下的是本性

仲秋

仲秋的目光
带着夏季的余温
枫叶红了
心回归故里

借一缕秋风吹来喧哗
前路漫漫终无涯
流浪的风帆化作雪
山川湖海一壶茶

请给季节一点时间吧
请给过客一个远方吧
生活不在别处
当下也许就是人生的全部